

张重安 著

奥古麦琪是一种生长在边疆
的小野花，细长嫩绿的叶
间，开着一种浅黄色，近乎
发白色的小花……

奥古麦琪

AGUMAJI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六〇年代，我们的 **梦 想**。 Dream

青春 * Youthhood

。 **爱情**。 Love

奥古麦琪

AOGUMAIQI

张重安 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北京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奥古麦琪 / 张重安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2. 4
ISBN 978 - 7 - 80256 - 312 - 4

I. ①奥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0640 号

奥古麦琪

出版人 范 芳
责任编辑 盛利君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(Qunyan Press)
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
邮政编码 100006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总 编 办 010 - 65265404 65138815
编 辑 部 010 - 65276609 65262436
发 行 部 010 - 65263345 652202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读者服务 010 -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封面设计 齐立娟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mm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4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256 - 312 - 4
定 价 28.00 元

♣ 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写在前面

回想起来，想起几十年来写过多少文字，实在是难以计数。

小时候写，是因为写好了得到老师、家长的夸奖；长大了写，是为了完成任务求职场生存，为了换取稿费求家境改善，为了职称晋升求事业有成，至于还有家信往来、情书投报等等算是比较多了一点精神层面的成分，总之，功利性质的目的指向总显而易见。然而，我写这本书中的文字，真乃是如同一部喜剧电影中唐伯虎所唱，“一不图功名，二不为温饱”，究竟是为的哪一遭？

感恩生活，感谢人民，感动于几十年我所结识、交往过的老师、同学、同事、朋友——“遥想当年”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感觉哦！难怪苏东坡“大江东去……”的诗句旷古流传。只可恨我笔下功夫不到家难书尽胸臆，但我有了这样的真切感悟：无论当年是顺境还是坎坷，遭遇了就有收获。因为毕竟都“过”去了，那“过”的过程是

享受的，如同爱喝酒的人品尝那烈如火的高度醇酿，即或是二锅头，那让舌头乃至食道、肠胃都如炙如焚，感觉非亲尝无法得知；想当年，自己的亲力亲为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。即或是失败也收获了一份教训，变得聪明了几分；想当年，他人的所作所为，又是多么美妙的生活画卷，那人性的善良、机智、坚韧……被我生活的阅历所提纯，升华得越来越光彩夺目。即或是负面的狡猾、欺骗、残忍……也是那画面上不可或缺的对比色调，让我感谢它给我的挑战，给我的锻打、锤炼。

马斯洛的心理需求说，把人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放在最高层，我曾经在课堂教学中、在心理治疗中多次引用，而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才深有体会。

大约一个月前，老同学聚会在天津，发起了纪念到新疆求学五十年的活动：“天山海河情”——真个是如同情感的闸门被打开，波涛汹涌而一发不可收。从十月底到十一月中旬的20多天时间，陆陆续续把真情实感记录下来，便集成了这许多文字。感谢《光明日报》为我发表这些文字提供了平台，感谢群言出版社为我结集出版提供了机会，感谢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、武汉市文史研究馆对出版本书的大力支持。

在本书的写作与出版过程中，老同学陈丽萍、傅金铎在协助提供老照片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。曾得到老同学毛用德、曹爱库、李世杰、吕培天、邹愉等给予的肯定。得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刘松林司长、武汉大学李惠芳教授、武汉工业学院万铀能教授、武汉人民艺术剧院话剧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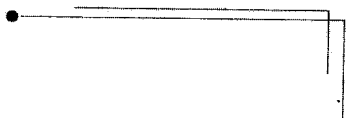
演艺术家强音等的鼓励。得到新疆教育学院彭志宪教授对《晚唐情孽》写作的指导，深圳电影制片厂刘舜祥导演等也提出过宝贵的修改意见。武汉市美术馆副馆长王军给予支持并为本书题写书名。

对上述支持、帮助与鼓励，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张重安

2011年11月24日

走出五大道



目录

走出五大道 / 1

奥古麦琪 / 23

啊！瀚海 / 31

多情的姑娘河 / 43

有女成言兮梦疆 / 55

爱的取舍 / 67

我妈、我爸、我凤姨 / 73

晚唐情孽 / 125

不知哪一年，在天津中心城区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、重庆、常德、大理、睦南及马场为名的街道，被命名为五大道，其实那是指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以南，马场道以北，西康路以东，马场道和南京路以西的长方形地段，总共有 22 条道路。1860 - 1903 年，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设立租界，而小洋楼最集中、占地面积最大的莫过于天津英租界的五大道。听说这一地区的名人旧居和风貌建筑有 300 余处，与其他地区相比，地域面积、文物的数量、近代名人遗迹等都是首屈一指。即使是现在，这里居住着的人们中间，高知识、高收入者的比重也似乎高于其他街区。

我的故事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一个深秋，五大道上陆陆续续走来穿着同样的藏蓝色棉大衣、肩背手提着行李包的男女青年——他们要赶往天津站集合，出发前往理想的目的地——新疆喀什，去圆自己的大学梦学习维吾尔语。

他们昨天已经把标志身份的户口在天津注销，从此迈开大步走出五大道。

这些年轻人的家庭无论是高知、高干，还是资本家或

什么什么，总之大都还算宽裕，至少不大缺吃少穿，他们去新疆不是为了温饱，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在天津还能找到就业的机会。而他们迈出这样的人生关键的一步，人人都有着各自的“故事”：

A 的故事：她要证明自己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不知道是什么理由，A 的家从北京搬到了这里——重庆道中部原庆王府隔壁的那座小洋楼，估计这是父亲组织上的安排吧。母亲对这座房子位于丁字路口、直冲南海路，门前两根电杆上还架着大变压器颇有微词，每当有什么不如意，就会叨念起来，为这多次被父亲批为“迷信”。然而，不幸被母亲言中的是：住在这里没过几年，父亲这个曾经参加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革命者，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分子，工资降了好几级，下放到南郊小站劳动改造。

懵懵懂懂的 A 并不清楚这一切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，只知道为此高中考不上重点的十六中（耀华中学），而进了当时不被看好的六十一中。

最让 A 感到不解的是班主任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找麻烦，常常罗织出莫须有的罪名，而又会有人随声附和：连初中演过一个舞蹈《十大姐》，也被逼问是不是什么团伙，和另一个女同学演出一个儿童嬉戏题材的黄梅戏《打猪草》，硬是被班主任看出表情眼神“不够健康”。班上的男女同学中，被班主任弄出十来个批判对象，除了一

些农村来的学生，几乎人人岌岌可危。现在不是有句话叫“压力变动力”吗？要说 A 也的确从中受了益，她开始拼命读书。因为她认为学生时代的任务是学习，她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证明自己。

那时 A 的成绩在班上女同学中数一数二，一次语文考试破纪录地得了“5+”，这是高中三年没有人得过的高分数（那时是 5 分制，5 分即满分）。可是这又引起了麻烦：不久后的一次作文课上，老师让写“论又红又专”。A 当时也有些自恃“有才”，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就写完了，还得意地提前交卷。不想被老师劈头盖脸地一顿狠批，要她承认反感这个题目，故意不重视草草了事。一下就被罚站十几分钟——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是多大的羞辱？下课铃响了，也不宣布让她坐下，又接着站了十分钟。



当下节课铃响、班主任走进教室的时候，A 连自己也不能相信哪来的勇气，推开课桌抡起书包就冲出了教室，一口气跑下四层楼，不顾班主任在后面追赶和校门口门卫的拦阻，下决心再不上学！接下来“逃学”好几天，最终还是被软硬兼施地弄回了学校。后果当然是没什么好事——现在看来，这些巨大的压力是 A 度过后来几十年难得的“财富”，让她过早地懂得了世态炎凉，懂得了忍辱负重，也让她下了更大的决心：用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证明自己！

A 自然不会考上大学，转年打算报考艺术院校。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初试、复试过关后，她跟在几位考官后面，登上了海河上的摆渡船。只听考官们议论：那个女孩条件不错，长得还有些像王晓棠，可惜咱们是工农子弟兵，她政治条件不行……真恨不能上前求求他们。可是太自卑啊，A 没让眼泪流出眼眶，咬咬牙咽了下去。

证明自己！证明自己！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做出一番事业——大约三十年后，一篇报道 A 的业绩的报告文学，作者不期而然的用的是《超越自己》的题目，这当是后话——A 曾想过下乡去做农民，想过到渤海湾去种海带，可看看自己瘦瘦小小的身体，她怀疑自己力不从心。当她一听说新疆喀什可以上学，学的是另一门语言，这可符合她擅长学习语言的特长和喜好，也规避了身小力单的弱项，于是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报名——在入学的花名册上她的登记号码是一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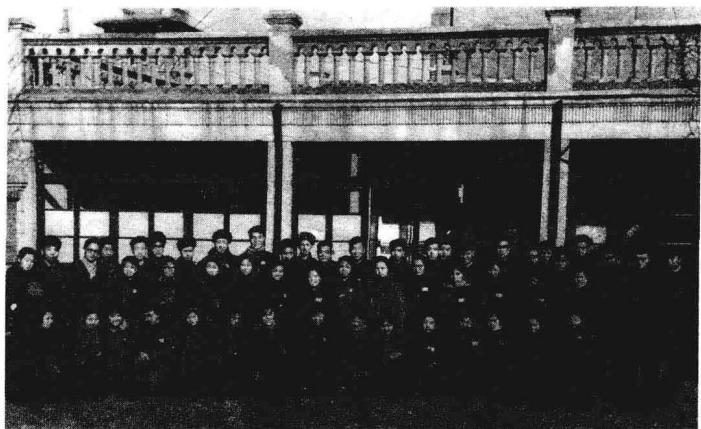
B 的故事：别了！初恋

五大道地区有个地方叫黄家花园。说是花园，其实是一片商业区。这里的山西路和成都道交口附近有个门面不大的新华书店，店里陈列着的主要是学生用书——因为周边有好几所学校。

眼看又一年的高考临近了，B 拿出偷偷攒下的两元多钱，准备到书店买些参考书，而且她知道这个店的经理很好说话，到这里来没钱买可以站在旁边抄书上的要点，即使抄上大半天也没人来干涉——她来这里好几次了，好心的店员阿姨还把她抄过的书特意收到旁边，里面夹上个小纸条。

这天 B 接过阿姨递过的书，会意地笑着，羞红了脸，竟感动得忘记说声谢谢，就掏出小本子，埋头抄起来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反正店里电灯亮了。忽觉得有人从身后拍了一下她的肩膀——咦？是高一班上的组长！听说他去年考上了什么工业大学吧？

“我是低人一头的落榜生！”一种落寞、委屈的思绪涌上心头。B 想起高一时夜晚劳动课后，这位大哥哥似的男同学常常跟在她身后几步远，默默护送她回家，不由得心里有些暖意——后来由于 B 的家庭问题被越说越严重，再加上那时男女同学的接触，被班主任论定为“资产阶级思想表现”，她和他之间自然而然地疏远了，以至于好像没有单独对话过。



“组长”毕业后这半年多成熟了不少，戴上了黑框眼镜，衣着也不似当年那么破旧，显得有点儿风度翩翩。他大度地询问着，热情而不失稳重。他鼓励 B 好好复习，别背思想包袱，相信“重在表现”的政策，只要成绩优异肯定有希望考上。还说，他会自己所在的学校，等着欢迎她这个新同学。

B 苦笑了，她觉得这事太渺茫——组长上的学校是重点大学，怎么可能录取她这样出身的人？组长挺热心，说如果 B 愿意的话，休息日随时可以去他家借参考书和问问题。临走时，他们互相第一次握了手，B 又羞红了脸——她并不知道组长住在哪里，也没打算问。

B 果真满怀希望地玩儿命复习了两个来月，自觉得考的还可以，至少上个师范专科没什么问题吧？然而，她天真了，她又一次落榜。

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，B 告诉自己：有自知之明

吧，别信任何人的甜言蜜语，这座城市里的大学是不会录取她的。

她每天只有承担家务，买菜、做饭、打扫房间、洗衣服、补衣服……有时走过那家书店，也会低着头溜着墙边进去看看，生怕遇到店员阿姨询问的目光。

这一天，她意外地在书店门口看到一张新疆喀什招生的告示：应届或近几年往届的高中毕业生、身体健康、热爱祖国、志愿到祖国边疆从事教育工作等等，这些条件她都具备，不由得心要跳出胸膛。真的吗？真的就这样可以上大学了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反复读了好几遍，掏出笔来记下招生办的地址，细心地叠起来，收进内衣衬衫胸前的口袋，不时下意识地用手按按，生怕路上弄丢。

这一天，她是哼着歌为全家做的晚饭：茄子先用一点点油煎过，再放进葱姜蒜红烧，土豆丝切得格外细，还放点干辣椒炒的酸辣可口，窝窝头也比平时做得油光光、黄澄澄，造型讲究……

夜晚她盼着、盼着，天怎么还不亮？早上七点钟，爸妈去上班，大弟弟去上学，她高高兴兴地拉着小弟的手，送他去上幼儿园。一路上，她比往常更紧地拉着弟弟的手，后来干脆抱起弟弟走，不知什么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泪水——姐姐要出远门了，谁来带你呢？

挥挥手告别走进幼儿园的小弟，她才觉出自己流泪了——怎么这样不坚强？哪像个要投奔革命的人？她暗暗批判着自己，快步向招生的办事处走去。

见到新疆来招生的老师们，她先掏出自己事先准备的

《对家庭的认识》和《决心书》，弄得老师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脸惊讶。直到传阅了她写的材料，老师们展现出赞许的笑容，发给她报名表和体检表，耐心地解答着她的问题。

B 这么多年第一次得到来自老师方面的热情的礼遇，心里美极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她又哼起了那首《延安颂》，心想当年革命前辈跋山涉水奔赴延安，就是这种感觉吧？

回家的路上又经过那家小书店，不由得记起春天里和“组长”的邂逅——今后不可能再在一起上学了，而且这辈子天山海河相距万里，估计也不大可能再见到面了：各走各的革命路吧！别了，天津！别了，好心的组长！我要到远方去实现理想。我也成了一名大学生！今后的人生路上，愿我们都能勇往直前！

C 的故事：转运饺子

C 的老家是河北黄骅，年年腊月三十家里不管多难，都要吃上一顿素饺子。

这是 C 在家待业的第二个年头。

腊月二十九那天，C 一大早扫了房，就赶去街边计划供应的菜点，设法多买了几棵大白菜，又趸摸了几块计划外的豆腐干，准备过年的素馅儿饺子。

回到家，只见爸爸续弦的继母又趴在床沿干呕——快二十岁的大姑娘知道这是妊娠反应。自从亲妈去世这一年来，C 越发觉得在家呆着很不是滋味：继母比爸爸小十几

岁，论年龄像自己的姐姐，可为人呢，特别是在爸爸面前撒娇犯小性儿的样子，真像比 C 还小几岁。

继母发话要 C 给她热上那碗鸡汤——C 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家里哪还有什么鸡汤？不是被她昨晚发脾气给连碗一起丢到窗外了吗？C 也没有好气儿，但想起曾因为她跟继母吵嘴挨过爸爸那一耳光，没有回嘴摔门出去了。

出了门，C 才发现她没地方可去呀！去跟奶奶诉委屈吧，何苦让那八十岁的老人陪着生闲气？再说也无济于事，往后的日子还不是照旧？何况奶奶还巴望着继母能生个男孩——谁让这个世界是属于男性呢？

本来高中毕业后 C 没有考大学，爸妈说女孩上那么多学没用。学校曾分配她去药厂当学徒工。可巧那时发现妈妈患宫颈癌晚期，爸爸说家里没人不行，就让 C 不去药厂上班。妈妈一病就是将近大半年，撒手去了。不久后爸爸就经人介绍娶了继母，这不又怀孕保胎，C 简直成了妇产科的看护。但人家医院的看护不会挨骂挨打，C 在家任怎样勤扒苦做，还是总引起爸爸的不满，粗声大气的不说，一招上继母肯定非骂即打。

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，C 不知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环境。

大年三十的饺子无论如何是要包的——C 受过多年的农村家庭的教育，懂得这是家庭生活的“大局”。天津也好，河北也好，有这么一个风俗：年三十的饺子里，要随机包一个馅儿里藏着小钢镚的，一分、两分都行，让谁吃着了呢，那人来年一定有好运，讨个吉利吧。所以这一年